

意图的逻辑

The Logic of Intention

US and China's Soft Security Environment
美国与中国的
安全软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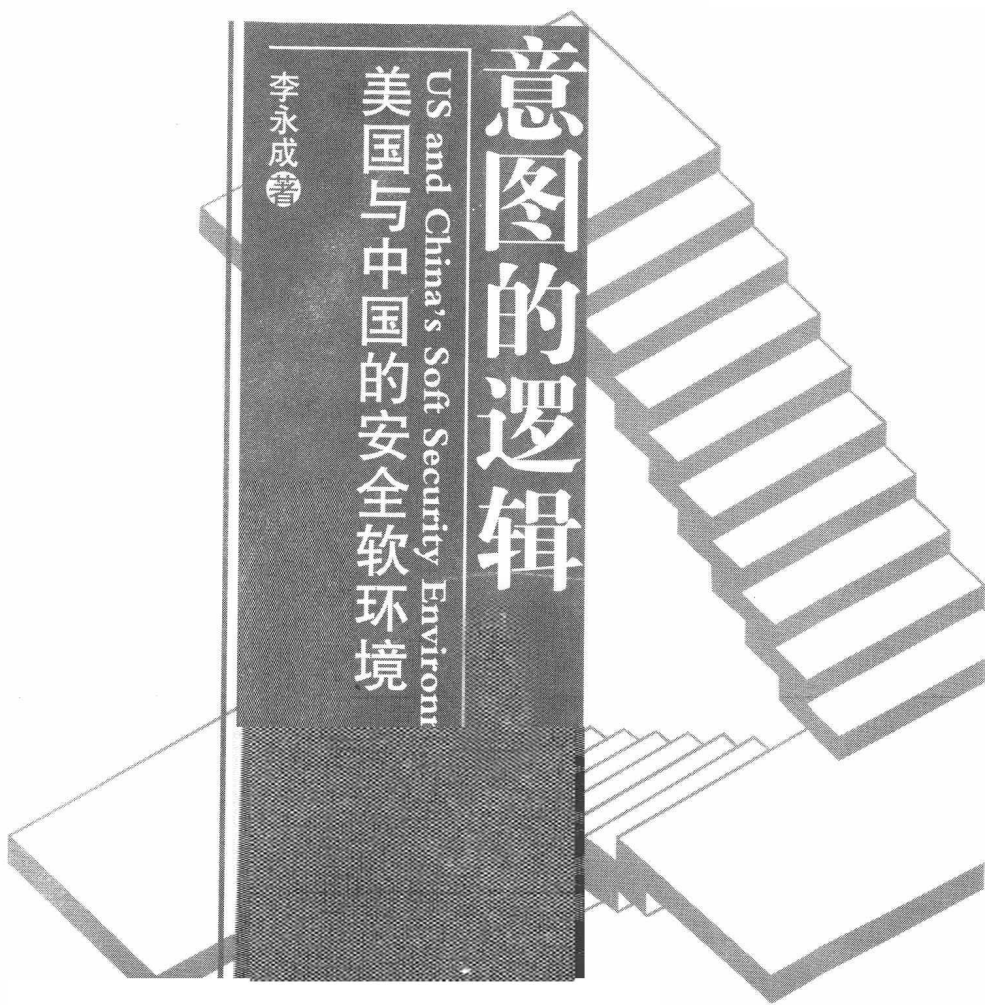
李永成 著

世界出版社

意图的逻辑

US and China's Soft Security Environment
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李永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 李永成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12-4121-7

I. ①意… II. ①李… III. ①国家安全—对比研究—美国、中国 IV. ①D771.235 ②D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7712号

责任编辑

吴捷

责任出版

刘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Yitu De Luoji: Meiguo Yu Zhongguo De Anquan Ruanhuanjing

作 者

李永成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毫米 1/32 11¼印张

字 数

262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121-7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成果

Peace is not an absence of war, it is a virtue, a state of mind, a disposition for benevolence, confidence, justice.

—Baruch Spinoza

和平并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和平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心境，一种追求仁善、信任和正义的性情。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

One day President Roosevelt told me that he was asking publicly for suggestions about what the war should be called. I said at once “The Unnecessary War”.

—Sir Winston 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 (1948).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他正在公开征集意见为这场战争命名。我脱口而出，说“不必要的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

I know not with what weapons World War III will be fought, but World War IV will be fought with sticks and stones.

—Albert Einstein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将会是棍棒和石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Establishing lasting peace is the work of education; all politics can do is keep us out of war.

—Maria Montessori

建立持久和平乃教育之责；政治便是要使我们避免战争。

——玛利亚·蒙特梭利（1870—1952）

致 谢

本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课题“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的最终成果，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在研究过程中提供的资助和工作支持。在书稿的框架设计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颇多良师益友的无私帮助，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他不仅提供了有关安全软环境的原创性想法，还带领其他同事和我认真探索国家安全软环境的概念内涵、学术价值和研究框架，他对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也给予了最慷慨的帮助和关照。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岳教授在学术上和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陈老师的治学态度、学术思维和理论修养无时不影响着我，让我终身受益。

感谢中联部资深专家俞邃教授在学术上的提携，本书中若干主要问题的阐述都在他的帮助下增色良多。中国人民大学冯特君教授、电子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也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感谢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邀请我在研究和写作的关键阶段赴美访学，在与米尔斯海默先生的密集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世界级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风范。虽然我们之间不乏学术分歧，但本书中的若干观点极大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梅仁毅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提供的指导，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们、同学们给予的各种帮助和支持。

感谢我贤惠的妻子张妍女士和可爱的儿子李张羿，他们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爱、乐趣和希望！感谢我的父母和岳母，他们给了我无尽的爱和宽容，使我能安心工作。

尽管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帮助，但拙著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希望读者给予衷心地拨正，这些错误和片面之处我以为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李永成

2011年4月于芝加哥大学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研究.....	25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安全.....	26
第二节 权力与国家安全.....	49
第二章 意图的逻辑：国家安全的软环境.....	72
第一节 战争的原因与国家安全环境.....	72
第二节 权力的逻辑：国家安全的“硬环境”.....	92
第三节 意图的逻辑：国家安全的“软环境”.....	119
第三章 意图的表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147
第一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中国：布什与奥巴马...149	
第二节 布什与奥巴马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	177
第三节 美国的对华意图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189
第四章 意图的滤器：美国的战略文化 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	215
第一节 战略文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16
第二节 美国战略文化的特性及其安全战略偏好.....	226

第三节 美国战略文化对中国安全软环境的影响：

基于《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1)的分析.....249

第五章 意图的制约：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268

第一节 国际领导力的界定及其基本构成.....269

第二节 布什政府的国际领导力遗产.....280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领导力战略.....293

第四节 美国国际领导力对中国安全软环境的影响.....314

结 论 塑造良好安全软环境的主动权在中国自己手里.....334

引论

2010年被普遍视为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一年，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人民币汇率矛盾、美国试图插手南海问题，各种问题此起彼伏。于是，“唱衰”中美安全关系几乎成为某些媒体吸引读者的“基本战略”。从新闻学角度看，坏消息才是好新闻，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又是一种颇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煽动民粹民族主义，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外交的舆论环境，既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回头反思，这些情绪的根源之一在于对国际安全环境欠缺深刻分析而导致的错误判断。国际安全环境是国家行为的基本背景。对决策者来说，正确认识国际安全环境是科学、理性、审慎的国家行为的基本起点。对普通人来说，正确认识国际安全环境是避免对国家行为进行情绪化判断的基本前提。美国的战争定量研究专家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曾指出，国家行为所处的环境应该一开始就要仔细考察，其解释力也需要深入发掘，否则就无法估量决策者究竟能享有多大的决策自由。^①

① 转引自[加]卡列维·霍尔斯特：《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一、为什么研究安全环境

安全环境是指一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和平态势。对同一时期的安全环境评判会因视角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学者们对冷战作为一种安全环境的分析就存在完全迥异的想法。耶鲁大学著名战略史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美苏两极竞争意义上将冷战称为“长期和平”（the Long Peace），^①他实际上将冷战视为一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状态，尽管这种和平状态不时出现剑拔弩张之势，甚至偶尔导向战争边缘，令整个国际社会都为之精神紧张。相反，美国另外两位颇有影响的和平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凯格利（Charles W. Kegley, Jr.）和格利高里·雷蒙德（Gregory A. Raymond）则在超级大国之下的层次看到了战争和动荡，认为号称“长期和平”的冷战时期既不和平，也不稳定，更没有制度化，因而可持续性也不强。^②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甚至给冷战戴上了“50年战争”的帽子，特别强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苏双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仿佛在准备进行一场战争”的超级对抗性。^③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态势进入一种新的局面，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有强烈的愿望要彻底摆脱“确保相互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核冬天态势带来的窒息、

①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 (Spring, 1986), pp. 99-142.

②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23-27.

③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引语见第3页。

疯狂和恐惧，因而乐观情绪盛行，国际政治中的“热和平”、“冷对峙”的理论价值似乎已经随着冷战一同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即便有学者偶尔为之，也大多被视为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影响不大，很快便消失在了时空隧道之中。总体看来，在国际关系学界，探究国家安全和国家间冲突的现实主义学者的声音低了，影响力减小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规范（norms）、文化（culture）、身份（identity）、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讨论多了，声音高了，影响力增大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①、约翰·米勒（John Mueller）的

^① “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足以证明西方制度的活力，以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竞争的最终胜利者，是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终点，是人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故称“历史的终结”。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亦见其中译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大战过时论”、^① 建构主义的“主体间性”^② 也日益成为流行的政策分析路径和理论研讨话语。^③ 即便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工具进行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也颇有些人似乎是耐不住寂寞的，

① “大战过时论”是约翰·米勒在其专著《逃离末日》中提出的一种世界和平观，从发达国家间无战事得出大战过时的结论。大战过时论的主要观点是：战争只是移植到人类生活中的一个观念、一种制度，就如决斗制和奴隶制一样。因此，战争会衰微和消失，这不需要改变人；不需要创建高效的世界政府和国际法体系；不需要改变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性质；不需要扩展贸易、相互依赖或通信；不需要塑造道德或实践的平等；不需要普世的民主和繁荣；不需要设计巧妙的限制军备和军备工业的协定；不需要正式地使战争非法化和放弃战争；不需要减少世界上积存甚多的仇恨、自私、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需要提高世界的关爱、正义、和谐、合作、友好和内部和平；不需要改变国际体系；不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不需要提高政治领导人的能力；也不需要核武器采取任何措施。（Preface, ix）在米勒那里，大战（major war）就是指“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大战过时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日益认识到战争是令人厌恶的、荒谬的、不明智的。”（Preface, ix-x）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解“大战过时论”时要注意：第一，大战并非在全球消失，而只是在发达国家间过时了；第二，大战过时论并不认为发达国家间的所有规模的战争都不可能了；第三，在许多主要方面，欧洲的战争到1918年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名声扫地了，二战的发生只是希特勒狂乱、走运和精于操纵的结果。米勒自己特别强调了上述三点。（Preface, x; p.217）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② 主体间性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术语之一，强调互动各方对国际互动中的规则、规范的共有认识和理解。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0. 秦亚青教授将其译为“主观互证”，即“构成共同知识的观念是在行为体大脑中产生，并表现在意图理论之中的。但是，因为这些信念必然是对于其他行为体信念的真实认知，所以又是主观互证现象。”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02页。

③ 关于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建构、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方面的演进与变迁，参见 Susan Peterson, Michael J. Tierney and Daniel Maliniak,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Views on the Discipline, and Policy Attitud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ww.wm.edu/irtheoryandpractice/trip/surveyreport05-06.pdf.

其分析倾向往往以一种流行的方式被导向其他危及全球安全的各式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如詹姆斯·彼得斯（James Peters）和莫里斯·莫利（Morris Morley）两位西方学者所言，凡此种理论现象，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由于它对权力分配和国家间安全竞争的强调已成明日黄花，凋零没落了。^①

然而，国际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尤其是大国间的安全竞争研究绝非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般的空谈，它不当失去国际关系研究核心议题的地位，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既是由国际社会体系的无政府性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本质和政府的本职所决定的。一如同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一样，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是竞争，无论是现实主义强调的安全竞争，还是自由主义看重的意识形态竞争，都有可能导致国家间的竞争从良性堕落为恶性，正常的竞争恶变为局部的、甚至大范围的暴力冲突，因为国际社会根本上是一个法律规范作用脆弱、无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体系。关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本质，英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和平主义者洛斯·迪金逊（G. Lowes Dickinson）早在1916年出版的《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就有过明确分析和阐述。他指出，在漫长、血腥的“帝国 vs. 均势”博弈中，“伙伴总是变动不居的。随着伙伴的变动，立场也随之改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根本上的无政府状态。”^② 无政府体系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混乱、无序，而是指缺乏居于国家之上的合法中央权威。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用于实际国际政治的基本表现就是国家对自身安全和国际

① James Peters and Morris Morley, "Contesting Hegemons: US-French Re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26, pp.49-67.

② 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pp.15-16.

主导地位的追求，恰如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所言，“一些国家企图获得、维持相对于别国的支配地位，这是世界政治史的规律性特征。”^①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便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与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追求生存和安全的强大动机之间的逻辑联系。^②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之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也译肯尼思·N. 沃尔兹）和被称为“当代马基雅维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都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内在地具有两个主要的国家安全逻辑，即“安全稀缺”逻辑和“国家自助”逻辑。^③ 第一，无政府性导致国家安全的稀缺性，没有国家之上的实体能够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切实为国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因而国家之间相互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和生存资源的竞争者，国际体系中总是存在既有动机也有资本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取更多权力或者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从安全的意义上说，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余地并不大，国家所担忧的是，自己的信任一旦遭到背叛，它就可能遭受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很难恢复元气。第二，无政府性导致国家安全的自助性，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最高级组成单位，没有外来的依靠力量，各国必须自己保证自身的安全，没有其他行为体为之提供安全保护，也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国际制度能维护秩序和稳定，惩戒强大的

① Geoffrey Parker,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reface.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③ (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2)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 12.

侵略者，国家的安全心理和安全行为必然具有自助性质。因此，在无政府体系中，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前提是，不存在具有公认合法性的国际“中央政府”提供强制力量来保护国家的安全，国际利维坦的缺失使各国始终面临着他国可能的暴力伤害甚或武力征服。无论何时，某个敌对国家或潜在对手因为某种原因而发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总是不得不考虑的安全威胁。

为公民和国家本身提供安全是国家作为一个契约实体而存在的最高合理性。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已有经典而充分的哲学论证。^① 20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曾任工党领导人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也明确指出，“国家是被推崇备至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可以提供安全，即人们赖以以和平方式满足自身需要的条件。”^② 根据拉斯基的逻辑，国家的作用首先是安全的提供者。这一结论至今依然成立。譬如，今日之英国生活在和平文化盛行、鄙视使用武力、被称为“来自金星”的“后现代欧洲”，^③ 其安全环境的自我评价非常乐观，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对英国的领土完整形成传统的军事威胁”。^④ 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依然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英国政府2008年发布的第一份《英国国家安全战略：相互依赖世界中的安全》开宗明义便强调，“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

①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Penguin Books, 1985.

② Harold J.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1, pp.16-17.

③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④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0, p.30,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cm79/7953/7953.asp>.

全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①2010年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缔造不确定性时代更强大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了同样的政府理念，强调“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政府的第一职责依然是：保护国家安全”。^②

中国地处东北亚，其地缘政治环境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国家安全必然始终是第一位的国家根本利益。1989年底，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③这个论断虽然是在特定背景下提出的，但却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决策者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科学认识，揭示了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首要利益这个真理性知识。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始终注意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④“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⑤中国在第一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国防》（1998）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始终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放在第一位。”^⑥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里，我们一以贯之地明确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Kingdom: Security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2008*, p.3,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cm72/7291/7291.asp>.

②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0, p.3, <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cm79/7953/7953.asp>.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④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页。

⑤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页。

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1998.7），<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1998/200905/t308295.htm>（同一来源下文不再注明此出处）。